

西北民族大学
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走出儿童文学拘囿的 安徒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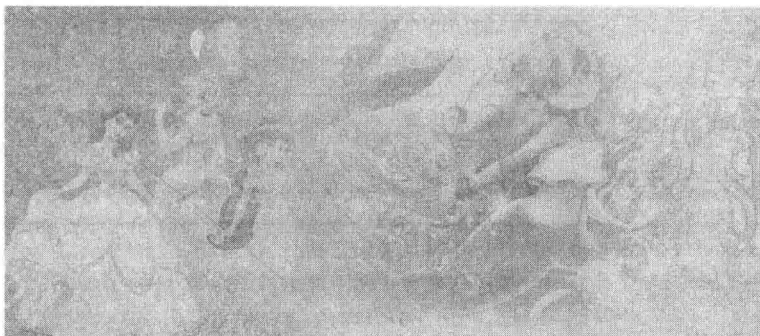


盛开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北民族大学
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走出儿童文学拘囿的 安徒生研究



盛开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儿童文学拘囿的安徒生研究/盛开莉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94-2525-8

I. ①走… II. ①盛… III. ①安徒生(Andersen,
Hans Christian 1805—1875)—童话—文学研究
IV. ①I534.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726号

走出儿童文学拘囿的安徒生研究

著 者: 盛开莉

责任编辑: 李壬杰

责任校对: 刘晓茹

策 划: 席建海

责任印制: 曹 净

封面设计: 形态工作室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17249(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19571(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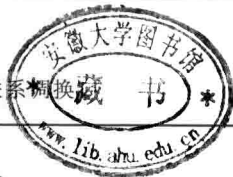
E-mail: gmcbs@gmw.cn lirenjiell1@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市金星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4-2525-8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小儿科”的童话作家	1
第二节 从“成人解读”的格局里起步	6
第三节 安徒生研究现状述评	9
第二章 安徒生童话中的生态思想内涵	21
第一节 生态批评概述	21
第二节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	31
第三节 对自然的亲和与热爱	50
第四节 对工业文明中的社会伦理、科技理性的疏离	64
第五节 生态思想内涵存在的原因探寻	102
第三章 “蛹”的蜕变——安徒生童话中的基督教底蕴	109
第一节 从基督教汲取人文自信的安徒生	109
第二节 超越的爱	120
第三节 向不朽飞升	125



第四章 安徒生童话与迪士尼改编	139
第一节 迪士尼对传统童话的改编——迪士尼的魔咒	139
第二节 从《海的女儿》到三部《小美人鱼》	142
第三节 从《白雪皇后》到《冰雪奇缘》	159
第四节 迪士尼的选择	166
第五章 童话以外的安徒生	175
第一节 安徒生其他作品与其童话的互文性	178
第二节 诗人安徒生	204
参考文献	22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小儿科”的童话作家

提起北欧文学，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大概都听过“两个半”作家之说，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挪威的易卜生，一个是瑞典的斯特林堡，听起来有些奇怪的“半个”指的就是丹麦的安徒生。这“半个”的命名，多少让人觉得不大舒服，原因竟是因为，安徒生只是一个写童话出名的作家，似乎写童话就会低人一等。北欧文学的研究本就寂寥，在此情形之下，安徒生更被忽视。翻开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安徒生要么被略过，要么只做一点简单介绍，寥寥数语，一带而过。不仅如此，在内容批评方面，更是“思维模式依然停留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简单、粗略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流学术界对安徒生的漠视令人震惊”^①。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安徒生的作品在发行量上超过了歌德和莎士比亚这样公认的一流文学大师，仅次于圣经，居世界第二位。与安徒生作品传播之“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研究之“冷”。相对于其他

^① 李红叶：《回头再看安徒生》，《书屋》2011年第8期。



经典作家，安徒生的研究始终较为滞后。在中国，北欧文学始终处于边缘，包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外国文学课程，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学大纲、课堂讲授，北欧文学都是以最为简略的方式介绍或是直接跳过。相关的研究论文及著述更是少之又少。安徒生因为童话作家的头衔更是受到轻视。

在中国，北欧文学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的障碍。首先，小语种的局限性导致研究资源稀缺。丹麦语是一种比较难掌握的小语种，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很难直接就丹麦语的安徒生童话进行研究，就国内译者而言，安徒生童话的翻译，绝大多数都不是直接从丹麦语翻译过来的，而是从英文译本转译过来的。正如翻译家林桦所言：“丹麦（也许连同德国）之外的世界基本上只知道他是一位童话作家。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除开童话之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被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就连研究安徒生的基本文献，他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也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为丹麦文以外的其他文字。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是外人不能了解安徒生的重要原因。”^① 丹麦国内对安徒生的种种研究，通常很难被我们所知晓，因为很少能被翻译成汉语。另一个造成研究滞后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把安徒生视为单纯为孩子们写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忽视了安徒生童话的丰富性。正如约翰·迪米留斯所言，在丹麦以外的世界，安徒生“完全只是被当作儿童文学家来看待。人们只读过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些童话、故事，但是人们熟悉的一般只是十至二十个故事，这是相当小的一部分”^②。这个总结非常切合安徒生在中国的情形。对儿童文学的偏见，造成对安徒生的误解和偏见。

安徒生生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篇目有 156 篇，如果

① 李红叶：《回头再看安徒生》，《书屋》2011 年第 8 期。

② 小啦、约翰·迪米留斯：《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加上后来被人们发现的篇目，有将近 180 篇。但是根据安徒生童话的阅读调查，人们通常记住了那么少数的几篇，而且很少有人全部读过。孩子们最喜欢、最能留下印象的也是少数的几个名篇。把这几篇童话作为安徒生的象征，甚至代替了安徒生创作的全部，使得安徒生成为一个单薄的存在。实际上在安徒生的时代，19 世纪 30 年代，他曾以一部长篇小说《即兴诗人》一举成名。这个成名不局限于丹麦国内，也不局限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而是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都享有盛誉。那时的安徒生还根本没有写过童话，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童话将使他流芳后世。随后在 1836 年、1837 年，他又创作了《奥·特》《不过是个提琴手》等长篇小说。因为广泛的游历生活，安徒生还写下了大量游记，在那个照相机刚刚发明、还不发达的时代，安徒生用他的文字为那些无法身临其境的人们描绘了无比精妙的自然美景和人情风俗。其中，《诗人的市场》（1842）、《瑞典纪行》（1851）、《西班牙纪行》（1863）成为丹麦游记中的名著，至今仍在丹麦享有盛名。除此，安徒生更为执着地热爱着戏剧，那个时代欧洲所流行的戏剧样式，没有哪种是安徒生不曾尝试创作过的，包括歌舞剧、诗剧、童话剧、芭蕾舞剧脚本等。从小热爱幻想和具有浪漫情怀的安徒生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诗人，留下的上千首诗歌便是明证。热衷于书写自己的安徒生还留下了大量的自传和日记，在剪纸艺术方面，安徒生也毫不逊色，创作了数目可观的剪纸作品。所以，除童话之外，他还创作了 6 部长篇小说、50 部各类戏剧、23 部游记、3 部自传、上千首诗歌、11 卷日记以及大量的剪纸作品、拼贴作品、书信、未完成的书稿等。这些作品与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存在互文性关系，了解这些作品，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全貌的安徒生。

将安徒生童话简单地划归入儿童文学的领域，这一行为导致了普通读者的刻板印象，从而导致阅读量的大大减少，有谁会觉得儿童文学能与那些伟大的一流文学经典名著相提并论呢，至少，你若是成年



人，就很难以一个正常的心态来阅读被划归入儿童文学的作品。甚至在读者阅读情况调查中发现，如果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还喜欢看安徒生童话，父母可能会担心他的心智发育有问题。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儿童以及曾经是儿童的成人在短暂的幼年时代只读过安徒生的一百五十多篇童话故事中极少数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童话构成了我们对于安徒生的全部想象。在中国，即便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他们在提到安徒生时，反复引证的也只是安徒生童话少数几个篇章里的例子。似乎安徒生就写过那么几个故事。事实上，即便是文学鉴赏水平再普通的读者，也得承认，安徒生童话故事集里有不少篇章与我们印象中所谓的“童话”性质相差甚远，还有很多篇章的含义不要说孩子，就是成人也是不能完全领会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不管是读者还是研究者，都对此熟视无睹，仿佛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从来就只是几篇或十几篇最多也就几十篇，其他的，仿佛只是一个摆设。

从20世纪初，安徒生被介绍到中国，而今已逾百年，100年间，我们对安徒生的认识，永远停留在儿童阅读的经典这一层面上，顶多作为儿童文学里的排头兵。《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丑小鸭》《海的女儿》几乎成为中国的安徒生童话四大经典。这四篇差不多都被收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当中，可见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卖火柴的小女孩》最早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因为表达了对穷苦人民悲惨遭遇的深刻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无情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皇帝的新装》深刻地揭露了皇帝的昏庸和官吏的虚伪、愚蠢。《丑小鸭》告诉我们人生中的挫折不可怕，只要努力奋斗，总会走向成功。《海的女儿》里小人鱼告诉我们要为理想奋斗不息，追求最高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我们对安徒生童话的全部理解吗？

“中国历来对于儿童文学没有正当的理解，只以为那浅白简易的读物无非‘哄哄孩子’而已，这种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的偏见使得中国人对于儿童文学的理解尚停留在‘小狗叫、小猫跳’似的简易



儿歌或‘大灰狼、小白兔’的低幼童话的印象上。”^① 这种对儿童文学的偏见，使得人们很难想象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也有着绝不亚于一般名著的美学魅力和思想内涵。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下，作为儿童文学代表的安徒生童话自然被列在了“不屑”之列。视儿童文学为“小儿科”的文化氛围使很多人自觉放弃了安徒生童话的阅读，而抱定了关于安徒生童话的“虚假印象”。

丹麦的安徒生研究正致力于把安徒生从“儿童读物”中解放出来，这些成果启发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不应把安徒生视为单纯为幼儿园的孩子写作的作家，而应视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家——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童话作家，还是一个在戏剧、小说、诗歌及剪纸艺术领域均有自己独到成就的艺术家。他的童话故事始终面向孩子和成人进行双重表达，因此完全可以扩大到成人读者领域，这些故事叙事技巧高明，且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共同主题，完全经得起深度解读。“从1993年、1996年、2000年及2005年在丹麦召开的安徒生国际研讨会上的论文来看，世界安徒生研究的主题走向可概括为：‘为成人写作的安徒生’到‘游走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安徒生’。”^② 事实上，就像丹麦研究者指出的，安徒生“也是一位为成年人写作的作家”，“他所谓的儿童童话实在也同样是针对成年人的”。“他同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是一个严肃的文学作家；一个社会与人的洞悉者；一个大自然的独特的描绘者；一个洞悉日常琐事和浩瀚宇宙的万象之谜，既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欢欣又为人类和社会容易忽略、忘却自然的倾向担忧的诗人。”^③ 然而，因为安徒生童话在儿童世界里的成功，反而忽略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学家所具备的和其他伟大作家同等的魅力和深度。100年过去了，在一个更为开放和多元的时代，我们有

① 李红叶：《回头再看安徒生》，《书屋》2011年第8期。

② 同上。

③ 小啦、约翰·迪米留斯：《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理由相信，以一种更为接近本真的方式去靠近安徒生这个伟大的作家，是必要的。把安徒生从片面的“小儿科的童话”作家解放出来，把他放置在与其它经典作家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去看待，回到文本本身，把安徒生从刻板的套语、儿童文学的集体想象物中释放出来，就成为当代安徒生研究者的主要目标。

第二节 从“成人解读”的格局里起步

纵观安徒生在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50 年代、80 年代后四个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象，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社会文化结构所经历的发展与变迁。如果说周作人、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作为中国第一代安徒生童话的译介研究者，是他们在 20 世纪初首次从遥远的北欧丹麦发现了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安徒生，并把他的童话推介给刚刚从佛老思想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中国读者，为安徒生在中国生根发芽迈出了开启性的一步的话，50 年代以叶君健为代表的安徒生译介研究者，则使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在中国特殊的文化政治氛围里落地生根。叶君健作为中国安徒生译介与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新中国成立到五六十年代，都承担着安徒生童话宣传大使的重要角色。“安徒生是丹麦 19 世纪的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叶君健为代表的研究者，采用系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充分彰显了安徒生童话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我们可以看到接受者对安徒生及其童话进行了协调于意识形态的系统阐释，从而将安徒生童话有机地纳入时代文化精神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建构之中。经接受者的阐释，安徒生不再是丹麦的安徒生，而是接受者按本社会模式、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来的中国式的安徒生，这种接受消弭了安徒生童话的丰富性和个性，使安徒生童话成为一个平面化的存在。”正如李红叶指出的，“一



个平面化的存在”式的现实主义套解，放逐了安徒生童话生机盎然的儿童精神，忽视了安徒生童话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安徒生的译介和研究也趋于多元。

安徒生童话的“成人性”，或许是拥有真实的安徒生童话阅读体验者的共识。但长久以来，在中国，因为将安徒生童话放在“儿童文学”里，人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其视为小儿科，这正好抹杀了安徒生童话得到深度解读的可能性。在安徒生的故乡，人们从未将他当作单纯的童话作家：“丹麦人在同英、美的熟人谈天时，得悉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童话在英、美各国被认为只是童话读物，常常感到吃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徒生的童话是无论老幼的所有丹麦人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如此，丹麦的成人阅读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作品，不单纯出自一种崇敬或一种感情。安徒生对成人有许多话要说……”^① 安徒生在中国的“成人文学”阅读中几乎是缺席的，因为将他圈定在儿童的领域，导致读者和阅读量的减少，大多数人只读过 150 多篇童话中极少的一部分，很少有人阅读或解读一个全貌的安徒生。李红叶的专著也仅仅是在“信息量上追求‘安徒生与中国’的‘百科全书’的效应”，而并未对这一问题做深入讨论，或有发现性的成果。

正如王泉根教授在书的序言中指出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的出版，既是对 20 世纪中国安徒生研究的理想反思与总结……同时也是对 21 世纪中国安徒生研究的一个新开拓，新开端，李红叶在这部书中所困惑和思考着的问题，还有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探索。”^② 李红叶在书中有一章，专篇论述了安徒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非童话作家的身份，并指出“只有当我们的思考超越于狭隘的‘儿

^① 傅光明：《童话之外的安徒生》，《中国书报博览》2002 年 9 月 23 日。

^② 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童文学’观念和单一的研究模式，我们对安徒生的认识才有可能具有深度，但‘大手笔’的安徒生研究尚未到来。我们对于安徒生的思考应该在‘大文学’的格局里起步”^①。李红叶的这种思考，应该是未来安徒生研究的未尝不可参考的路径。

对于安徒生童话的全貌性把握，对于将安徒生童话作为一个整体的异文化文本在中国的形象研究，把安徒生童话在中国读者群体中的阅读景观及读者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空白。李红叶的著作填补了这一空白。另外，李红叶的著作对于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事实上的与精神上的联系，及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意义、建设意义和参照意义，都是首次关注。然而一部专著总会从一个立足点出发，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引用刘若愚和叶维廉教授的文学理论类型结构图对李红叶的专著加以分析的话，《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是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重点放在读者——安徒生童话的接受对象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是属于作品与读者关系的这一轴上。

如果把安徒生童话放置在“大文学”的格局下，那么它在中国的研究发展空间则刚刚开始。把安徒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把安徒生童话不再简单地置于童话故事的概念框架之下，发现安徒生童话中以往没有发现的隐藏的一面，正是现在的研究者所要做的。所以，本书将从“安徒生童话研究的成人空间”这一历史空缺处走出，对安徒生童话中一直被忽略或否定的两个问题——生态思想内涵和基督教精神底蕴进行集中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对安徒生童话进行重新审视。而运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或批评流派的对文学做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刚好符合“比较文学”的领域界定。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批评流派。运用生态批评的新视角，来检视安徒生童话里的独特的自然理念，将

^① 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会开掘出极其有价值的生态思想内涵,对于唤醒现时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对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研究,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正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而历来在中国受到批判或误读的安徒生童话中的基督教神学精神底蕴,本来是安徒生童话里灵魂性的因素,却一直在受到遮蔽。

从文化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角度审视安徒生童话的迪士尼改编,剖析迪士尼如何运用经典童话给它提供食粮,再依照自己的迪士尼动画公式重新塑造迪士尼童话经典。安徒生童话和迪士尼改编动画的距离有多远,都是本书尝试考察的兴趣点。此外,聚焦安徒生童话创作以外的其他作品,包括自传、游记、戏剧及小说,来探讨和发现这些文本与安徒生童话创作间的互文性关系,对于理解安徒生的创作具有深刻意义。本书尝试将安徒生研究中长期被遮蔽被误读的部分挖掘出来,让意义的丰富性得以敞开,以推动安徒生童话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第三节 安徒生研究现状述评

安徒生是影响中国整整一个世纪的最著名、最深刻的外国作家之一。说其著名,是因为他可算作被中国人阅读得最为广泛的西方作家,他的童话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亿万中国人都能叫出安徒生的名字,说其深刻,是因为其作品直接影响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成长。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因为对“儿童文学”的偏见,安徒生因为被算作童话作家,而遭到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界的集体冷遇。由此,他成为被解读得最为粗疏的西方作家之一。例如,近年来,真正



的安徒生研究仅有三篇博士论文问世；20世纪90年代至今，虽然也有不少安徒生研究的成果，但是发表于国内有影响力的权威期刊的研究性论文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分别是李红叶的《安徒生在中国》和王蕾的《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建立》。尽管安徒生及其童话在中国的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关注者，但是研究缺少主流学者的参与，有现代学术意味的标志性成果很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至今，国内学界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主要从三方面进行。

一 儿童文学研究

100年前，作为将安徒生介绍至中国的第一人，周作人不仅认识到安徒生童话乃“欧土文学童话”之“最工”，又参照西方的评论指出其独一无二的特色——“小儿一样的文章”和“野蛮一般的思想”^①。周作人最初引介安徒生时，显然是把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来推出的。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赵景深、郑振铎都接续了这一观点，新颖有趣的儿童故事，是他们所强调的。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和范畴来研究和评价安徒生成为主要的趋势。1978年，在金近发表的文章《安徒生童话的成就》里，提到富于幻想是安徒生童话的最大成就。描写朴实，不把孩子看作可哄骗的对象。“感觉有一个慈祥和蔼、亲近耐心的老爷爷在给我们讲故事，他的语言是那樣的朴素亲切，优美生动。”^②同年，于友先的论文《“要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和他的童话》特别强调了安徒生童话“争取下一代”的教育功能。“他的童话能给孩子们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和科学知识。”^③刘半九的《安徒生之为安徒生》提到，安徒生凭着一颗童

① 李红叶：《安徒生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② 王泉根主编：《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③ 于友先：《“要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和他的童话》，《河南文艺》1978年第6期。



心，在儿童身上发现了诗人。王泉根的《论安徒生童话的艺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可以说是从儿童文学角度考察安徒生童话的一篇力作。但是他写作论文的目的很明确：“安徒生对于童话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于童话形式的探索以及表现手法上的独创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① 在文中，他探讨和概括了安徒生童话艺术特色的四个方面，即真、新、奇、美。这是作为童话的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

班马的《直悟安徒生——人生阅读框架内的儿童文学位置》一文，特别提到了安徒生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典范意义，认为安徒生代表了儿童文学的文学美感和审美情感性，认为不能以“儿童水平”替换掉“艺术水平”，安徒生为儿童文学家的身份与技艺带来警醒。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也有不少儿童文学研究者从儿童文学及童话文体的特点等出发来评价和研究安徒生。尤其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迪意义，如延春宁的硕士论文《安徒生童话的美学价值及其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启迪》认为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美学价值，目的在于由此学习安徒生童话中美好的思想和优雅的语言，寻求中国儿童文学在童话世界中的发展道路。时翠萍的《谈安徒生童话的叙事视角》、孔凡飞的《经历世事艰难后的本色童心——矛盾中的安徒生和他的童话创作》等，都属于从这个层面出发的研究。这类研究大致可总结为：第一，往往从童话的特殊性以及童话对象的特殊性出发，特别强调安徒生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以及儿童文学中表现出的美学意蕴和美育价值。第二，以儿童为对象，探讨安徒生童话的道德教育意义和励志功能。童话的读者自然是儿童，就文体特点而言，童话也是具有儿童的审美特点的。因而，以儿童文学为出发点探讨安徒生童话，的确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如果把对安徒生的研究只放置于儿童视角之上，恐怕会造成

^① 王泉根主编：《中国安徒生研究一百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8 页。



很大的偏颇。毕竟，安徒生并不是将儿童定位为他唯一的读者，“儿童性”并非其童话书写的全部内涵，比如从安徒生最初的创作动机来看，作者的书写对象并非专门指向儿童。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也可看出，童话创作只是他幼年时代沉迷于幻想的积累的随机迸发，在写作戏剧和小说的空隙，即兴完成的，并非只为孩子们考虑。而他本人，终身未婚，没有子嗣，对孩子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兴趣，他的形象不管是在自画像里，还是别人为他作的画像中，都可看到冷硬、孤独的神情，并非笑容可掬、慈祥温暖的爷爷形象。固然，安徒生最初的童话集（1835—1841年）均以“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冠名，但从1843年开始，直至1872年的最后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再不曾出现于文集的标题中。可见，随着书写的展开，作者逐步有意拉开与儿童之间的距离。所以在回顾一生的童话时，他特意强调自己与儿童的关系并非如世人想见的那般亲密，“我在朗诵时从不喜欢有人站在我身后，也从来没有小孩子坐在我背上、怀里或是脚边”。必须承认的是，他的许多作品也许在情节、人物方面并不难于为儿童所理解，但背后深深包蕴着的深刻甚至称得上晦涩、神秘的主题，远非儿童可以体会的。更何况有大量的故事完全是写实的小说故事，完全摒弃了童话的基本特点。有不少故事，就是成人也未必能说得清楚它的意义所指。

在西方，对安徒生的研究很少局限在儿童文学的领域。然而，国内却把安徒生童话的研究想当然地放入儿童文学范畴。主要原因是，对童话这种文类的认识存在偏差。英文中的 fairy tales（童话，也译为仙子故事）这种文类并非专指儿童读的故事。在17—18世纪，这种来自民间口头传说的奇幻故事，被沙龙文人们改写、加工，成了沙龙文化的产物。比如格林童话《小红帽》的前身——佩罗的《小红斗篷》就是对中世纪民间口头故事的改写，最初在法国上流社会的沙龙中被讲述。沙龙是17世纪兴起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种名流社